

“文化诗学”与中学语文教学

——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例

马慧娜, 卢亚明

(保定学院 中文系,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包涵三个要素:审美、历史文化语境和文本细读,这三个要素都可以运用在具体的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例,“文化诗学”方法的应用不仅会加深教师和学生对这首诗复杂意蕴的准确理解,也会充实课堂教学内容、充分调动学生对语文课文学习鉴赏的积极性。

关键词:文化诗学;审美;历史文化语境;文本细读;中学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6-0116-04

近些年来文艺学研究的新动向有很多方面,之所以选择探讨“文化诗学”^①,首先在于其本身是一种方法论,能够提供分析文学作品的方向和路径,十分适合指导中学语文的教学实践;其次,“文化诗学”坚持对“诗意”文学作品的研究,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这既符合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任务,也有益于对中学生进行审美教育。“文化诗学”强调将文学作品与文学活动放置在文化的大范畴下,将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相关联,帮助读者获得活泼生动的审美体验,这对中学语文教学也不无启迪。中学语文教学应该尊重中学生的身心特点,对作品的分析不能是干巴巴的、孤立的知识灌输,应该是活泼的、与中学生学习生活的人文环境水乳交融的审美鉴赏。

“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这个词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英文教授史蒂芬·葛林伯雷(也称史蒂芬·格林布莱特)提出来的。国内较早提出“文化诗学”构想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童庆炳先生。据童先生自己回忆,他提出“文化诗学”的时间,最早是在1994年的扬州会议上,后来他也以“走向文化诗学”为题目在央视“百家讲坛”做过演讲,但当时他还没有看到葛林伯雷的讲稿。中外两种“文化诗学”的提法之间有相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本文所关注的是童庆炳先生提出的“文化诗学”。有学者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童先生提出的“文化诗学”进行了概括。所谓“一个中心”,是指以审美为中心;所谓“两个基本点”,是指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一方面要向宏

收稿日期:2014-08-04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项目;保定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2014010305)

作者简介:马慧娜(1980-),女,陕西榆林人,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①“文化诗学”仅仅在国内就可以分为五派,这里指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先生提出的关于“文化诗学”的构想,文中提到的“文化诗学”如非特别说明,即指童庆炳先生提出的“文化诗学”。童庆炳先生关于“文化诗学”发表的主要文章有:《文化诗学是可能的》(1999年),《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1999年),《文化诗学刍议》(2001年)和《根植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2001年)等。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中心的其他老师也发表过关于“文化诗学”的论著。

观的文化视野拓展,另一方面也要向微观的文本细读拓展。“文化诗学”是将审美、文化和文本进行沟通,将其看作一个系统,突破了以往文学理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二元划分,认为文本与语言、修辞与历史之间是互补的,不应该生硬地将其切割开来。“文化诗学”包涵三个要素:审美、历史文化语境和文本细读,这三个要素可以很好地应用于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为其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支持。我们结合颇具争议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海子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审美、历史文化语境和文本细读这三个方面来看“文化诗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第一个方面:从审美的角度来确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研究意义。

“文化诗学”首先强调要以审美为中心。童庆炳先生谈到:“我主张一种文化诗学,文化研究应该搞成文化诗学的研究。这种研究首先是诗学的,是文学的,是诗情画意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反诗意。我们看一篇作品首先还是要从美学的标准来检验它,如果它不是美的,那它就不值得我们对它进行历史的文化的批评了。”^①也就是说,“文化诗学”坚持自己研究的对象必须为文学,不难看出,这一坚持十分切合中学语文的教学,因为中学语文的教学基本上就是对文学文本的分析鉴赏。在此基础上“文化诗学”强调要以审美为中心,强调“文化诗学”所关注的不是“抱得紧箍箍,杀得血乎乎”的作品,而是充满人文气息、带有诗情画意的富有审美特性的文学。“文化诗学”研究的对象可以是经典名著,也可以是大众文学、民间文学甚至通俗文学,但不能是低俗文学。“文化诗学”关注的应该是具有审美特质的文学作品。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没有倾注作者的情感,不具有审美的意味,就不能纳入到“文化诗学”研究的范畴,“只有经过审美尺度检验的作品才能纳入文化诗学的视野中来”^②,这是“文化诗学”的核心。

这一点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法和手段分外契合,它可以帮助我们初步判别一部文学作品是否能够介绍给中学生。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例,这首诗是海子的代表作品,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耳熟能详的一首短诗。由于这首诗丰富的内蕴,使得我国语文教材在选用它时持有一种颇为矛盾的态度:2001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高中语文教材的第三册,2004年人教社新版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高中必修教材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又被撤下;然而,在很多高中语文的选读教材或读物中这首诗又有很高的人选率,如徐中玉主编的《新课标语文学本》高中部分的《现代诗歌阅读》,2007年北京市新版的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等。如果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来看,既然这首诗具有审美特性,它的艺术性已经得到了大家的公认,那么它就符合“文化诗学”的审美要求,可以被纳入到研究的范围中来。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首16行的诗歌,它是否适合中学生的学习和阅读呢?

第二个方面:从历史文化语境来把握《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准确意蕴。

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师对课文主旨内容的把握是最为重要的。“文化诗学”所提倡的历史文化语境对于一个句子、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有时候是决定性的,即使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任何的文学文本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的。有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否适合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这首诗内蕴的不同理解上,我们就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来把握其意蕴,从而说明“文化诗学”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指导意义。

实际的教学中,学生们往往难以体会这首诗的真正内涵,在一位中学教师的教学记录中,学生们初读的反应是这首诗“乐观向上”,“写的是一种平凡、安逸的生活”,表达了“活着真好”的意思,“读过之后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放松感觉”^③。不仅学生,200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高中语文教材的课前提示中也明确说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表达了诗人对尘世幸福生活的向往。”有很多读者和中学语文教师也是持相同的观点^④。

^①参见童庆炳《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问题意识与文化诗学》,在“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0年。

^②参见苗立源《做一个幸福的人》,《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第9期;刘晓东《海子:一个追求尘世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解读》,《名作欣赏》2003年第7期,等等。

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让我们首先来了解该诗写作的历史文化语境。“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是语境化的方法。童庆炳先生将语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文内语境,即考察作品中的一句话、一个段落的意义时,要将其放入整个文本中来体会;第二层是“全人全文”的语境,即将整个文本放入到该作者的全部作品和全部人生当中去理解;第三层是该文本创作的时代大背景。这三个层次相互关联,但考察的顺序却不是固定的。

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整首诗的理解来说,我们从第二个层次——“全人全文”开始。首先,我们注意到,这首诗创作于1989年1月13日,仅仅过了两个多月——1989年3月26日,海子就在河北省山海关附近带着《圣经》卧轨自杀。据海子的好友、诗人西川等人的回忆,海子在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精神上已有崩溃的现象。其次,我们可以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海子的其他作品,特别是海子在1989年的3月14日凌晨创作的《春天,十个海子》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发现其中的对话关系,进入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意义世界。《春天,十个海子》道出,海子是“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他“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上弥漫”,“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已无心、无力理解“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对海子的全人全文语境考察之后,我们就会质疑上面对这首诗的解读——一个即将走向自我毁灭的诗人,一个在精神上不时处于崩溃境地的年轻人,如何会向我们展示轻快、欢愉的情感,如何会表达对尘世幸福生活的向往?因此,有不少批评家也包括一些中学教师认为该诗有更加复杂的一面^①。有些老师质疑将带有“消极思想情感”的诗歌介绍给中学生是否合适,也有老师在教学中产生困惑:在让学生了解海子生平时如何面对海子的自杀问题?解决这些质疑和困惑就需要我们对这首诗的内蕴作更深一步的探寻。

我们从第三个层次——时代语境来进行分析。海子这首诗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他本人虽然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但这位敏感的诗人在世时经常处在极端贫困、单调的生活环境中,他的诗作也长期不被世人所理解,屡受批判。长期的生活困顿和不被理解是海子走向自我毁灭的主要原因吗?从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我们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所了解,注意到王蒙在80年代末曾指出文学已走向没落,预言一个时代的结束,再联系陈寅恪将王国维自沉的原因归之于中国文化,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文本的深刻意义和价值,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海子作为一位出类拔萃的诗人所具备的超乎常人的敏锐之处。同时,这也帮助我们解决了具体教学过程中,一些中学教师对这首诗是否适合中学生学习阅读产生的疑问。《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无疑是一首可以进入到“文化诗学”研究范围的优秀诗歌,对于中学生来说,即便抛开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他们也会从诗中汲取到有益的养分:学生们会从诗中读到作者的绝望,也会触摸到作者善良的灵魂;既能初步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又能增强面对现实中困顿挫折的勇气。

第三个方面: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来赏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审美特性。

“文化诗学”不仅倡导在历史文化语境中体味和挖掘一部作品的意义世界,还注重对文本进行细读以体味其意蕴,掌握文本细读的方法,对中学语文的教学实践大有裨益。

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例,虽然有关的分析与鉴赏很多,但能够对其进行较为纯粹的文本细读的却少之又少。很多分析因为缺少文本细读的支撑,在质疑这首诗是“表达了诗人对尘世幸福生活的向往”等提法时,力量就显得比较薄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钱翰老师在《细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文中以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的方法对这首诗的文本进行解读和批评,这种方法非常适合运用在中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该文从文本内部对这首诗进行了充分的形式分析。这篇文章认为应该特别重视诗中两次出现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意义,它们分别是两种状态的总结:第一个

^①如刘国良:《也谈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兼与苗立源先生商榷》,《中学语文教学》2003年5期;高飞玉、张佐香:《刀锋上的绝唱——试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学语文》2004年第6期;杨文军:《忧郁的海子,忧郁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解读》,《语文学刊》2006年第22期。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对“我”的生活和希望的总结,第二个则是对“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总结。因而,钱翰提出应将“面朝大海”第一段划分为第一部分,第二段和第三段划分为第二部分,否定的因素和矛盾的情感从第二段开始逐渐渗入到诗歌中来,诗人从开放式的“祝愿”转变为封闭式的“只愿”。在此划分基础上,这篇文章分析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展示的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着重分析诗歌内部词句之间的关系,如“我”与“陌生人”的称谓、诗歌两个部分出现的全部动词等等,最后有力地指出“这首诗真正的哀伤之处,不是述说当下的不幸福和对明天的寄托,而是对明天的放弃,‘我’最终感受到我设想中的行动对于世界没有价值,甚至于想象中也不再是我的位置”。钱翰指出,诗歌中的“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表达的虽然是对当下的肯定,其代价却是对明天的彻底否定^[3]。这样的分析充分挖掘了该诗在看似温暖的语言文字下面所隐含的复杂、悲凉的意蕴,令人信服。可见,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师如果能加入文本细读的方法,则会大大提高其阅读鉴赏的能力,有力地充实其课堂教学内容,也能充分调动学生对文学文本学习鉴赏的积极性。

如上所述,“文化诗学”的构想十分适合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也以审美为中心,进行双向的拓展:既要注重文本的历史文化语境,也要培养学生摆脱一般的感受式的批评,初步具备对作品进行文本细读的鉴赏分析能力。这样不仅能够很好地解决当下中学语文教学中面临的一些矛盾与问题,也会使课堂内容和氛围更加活泼、生动、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 [1]马慧娜,童庆炳.文学理论的活力在于时代的选择——童庆炳先生学术访谈录[J].甘肃社会科学,2010(6):49-56.
[2]冷 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首诗的阅读史[EB/OL].(2009-03-26)[2014-02-03].http://news.sina.com.cn/c/2009-03-26/091617486502_4.shtml.
[3]钱 翰.细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J].文化与诗学,2009(1):237-247.

“Culture Poetics” and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Middle School

—A Case Study of *Facing the Sea With Spring Blossoms*

Ma Huina, Lu Ya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Poetics”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three elements: aesthetic of beauty, historico-cultural context and close reading. The three elements can be used in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middle school. Taking *Facing the Sea With Spring Blossoms* for example, the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poetics” approach will not only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this poem, and fully mobilize the students’ interest.

Key words: Cultural Poetics; aesthetic of beauty; historico-cultural context; close reading;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middle school

(责任编辑 石丽娟)